

激荡的情史

◎叶童 朗月/著

JIDANGDE
QINGSHI

1949-1999中国的婚恋

中国文史出版社

激荡的情史

1949 - 1999 中国的婚恋

叶童 朗月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 10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激荡的情史: 1949 ~ 1999 中国的婚恋/叶童著-北京: 中国
史出版社, 1999. 9

ISBN 7-5034-1027-2

I. 激… II. 叶… III. ①恋爱问题-概况-中国②婚姻问题-
概况-中国 IV. D6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5343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 中国文联印刷厂

装 订: 中国文联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4 字数: 30 千字

印 数: 1 - 10000 册 插页:

版 次: 199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字 价: 25.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农村，自然情爱史

1. 农村——爱情的神话 (1)
2. 还是农村——爱是残酷的 (8)
3. 媒人——农业社会婚姻的中介形式 ... (16)
4. 幽暗之中的另一片世界 (23)

第二章 妇女大解放

1. 中国妇女的地位及其他 (31)
2. 寡妇改嫁——冲击封建堡垒 (37)
3. 解放童养媳 (44)
4. 小巷深处——从良之路 (52)

第三章 阴阳大分裂

1. 离婚——为了结婚 (61)
2. 离婚——为了解放 (66)
3. 离婚——挣不脱的红丝线 (74)
4. 离婚——女性的致命危机 (80)

第四章 爱情的理性时代

1. 爱情政治的模式 (86)
2. 保尔·柯察金和冬妮亚 (93)
3. 英雄崇拜中的爱 (101)
4. “部落”情感 (110)

第五章 政治运动中的爱情与婚姻

1. 情感与政治的关系 (119)
2. 扭曲的爱情与灾难 (122)
3. 被践踏的爱情 (129)
4. 坚贞的妻子们 (133)
5. 背叛或爱，不全是因为感情 (148)

第六章 禁欲时代的爱

1. 禁欲不是精神婚姻 (157)
2. 封杀文艺中的爱 (167)
3. 地下的爱情文学 (180)
4. 两地分居的婚姻 (189)

第七章 知青恋曲

1. 初试爱情的感觉 (203)
2. 扎根派与婚姻 (211)
3. 青春的煎熬 (219)
4. 偷吃禁果 (224)
5. 被摧残的花朵 (229)

第八章 挣脱镣铐

1. 重燃希望之火 (236)
2. 僵化、压抑和萎缩的情感现实 (237)
3. 变化之风：“伤痕文学”、喇叭裤、邓丽君
..... (247)
4. “传统”幽灵下的婚恋故事 (257)
5. 磨难重重的涉外婚姻 265

第九章 婚恋变奏曲

1. 当代“陈世美”和“秦香莲上访团” (270)
2. 一个持“感情说”的律师的内心独白 (276)
3. 离婚到底有多难? (279)
4. 第一个征婚者和中国的征婚潮 (283)
5. 从“文凭热”看中国人的婚恋取舍标准 (291)
6. “中国需要性的教育”和“爱的教育” (295)

第十章 西方性观念的冲击

1. 从“性开放”说起 (310)
2. 文学作品中的“性描写”和“性题材” (314)
3. 人体艺术风波 (317)
4. 《金瓶梅》在中国 (321)

第十一章 社会风潮的变革

1. “选美风”、比基尼面面观 (328)
2. “嫁个外国人做洋太太” (337)
3. 夜生活闪回：舞会、卡拉 OK、夜总会 (342)

第十二章 情感地震期

1. “第三者闯进来了!” (351)
2. “商人重利轻别离” (355)
3. 一个男人的两度婚姻体验 (359)

4. 迷途者说	(364)
5. 嫁鸡随鸡	(367)
6. 一个“第三者”的自述	(371)
7. 离婚和《懒得离婚》	(375)
8. 婚内强奸?	(380)
9. “包二奶”引发的悲剧	(383)
第十三章 色情活动及其危害	
1. 新中国第一次关于暗娼的报导	(390)
2. 皮肉生涯	(391)
3. 来自警方的消息	(396)
4. 有关“红灯区”的种种说法	(399)
第十四章 对健康社会的求索	
1. 心理咨询热线和中国人的情感困惑	(402)
2. 高等院校开始开设性科学公开课	(412)
3. 关于婚前性行为的大讨论	(417)
4. 中国人历年结婚费用调查	(424)
5. 试婚潮和同居风	(431)
6. 万众聚焦《婚姻法》修正案	(436)

第一章 农村，自然情爱史

1、农村——爱情的神话

中国的农村基本上是一个完全封闭着的社会，即使是 50 年代初的急风暴雨的大规模土地改革运动、合作化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农村始终没有对外界有实质上的开放。因而在爱情这样的事上，那就更加的保守和闭塞了。

我们如果把沈从文的小说《潇潇》和张弦的小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加以比较的话，就会惊讶地发现相距了 40 多年的两件事会是那样的相似，我们通过这样两个不同时代的相同悲剧，看到的是经过了 40 多年的漫长岁月之后，中国农村里的爱情却没有发生一点儿变化！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悲剧！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农村在爱情这个问题上的变化，相当程度上要归功于那一大批被下放到农村的知识青年。许多地方的“开化”（请原谅我们使用了这样一个词，但我们想不出应该用个什么样的词来表述这样一个意思）都是这样一批青年启蒙的作用。当然，这将是我们在后边一点要议论的话题。

而在 50 年代初，中国农村的婚姻爱情状况是怎么样的呢？

在那个时候的作家的笔下，是一片光明的，里边大多是有情人终成了眷属。“有情”，在作家们的笔下，有着不同的模式，有的是自由恋爱，有的虽然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但是他们大多能在劳动中、建设中、战斗中结成一种高尚的爱情，最后有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其中又有这样几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我们把它称作“小二黑式”。农村青年男女，因为自由恋爱，而受到了一些封建主义的东西的阻挠。但是，就是这些封建主义的东西都是非常小的，看上去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只要有一个稍稍大一点的人物，如村长、支部书记这样的角色出来说几句大道理，问题就会解决的，而且有着旧思想的人物也会受到很好的教育，思想发生一次巨大的变化。问题只出在这样一点上，那就是可以说几句话就解决问题的人物老是迟迟不露面，直到所有的人全都一筹莫展了，眼看悲剧就要发生了，关键人物才会出场，男女主人公才会转危为安，一场大团圆的结局终于来了，人们终于松一口气。

这种模式的根源是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他在解放后为了配合新中国的第一部《婚姻法》而创作的短篇小说《登记》，也是同样一种模式。但是，赵树理在创作了他的《小二黑结婚》之后谈到这个故事的来源时，却叫人惊心动魄！那样一个美好的故事背后，却是一个让人欲哭无泪的悲剧：一对青年男女相恋，却受到了家长、村干部的粗暴干涉，男青年被毒打而死，女青年自缢而亡！

很多年以后，在一所大学的中文系的课堂里，教授无法回答学生据此提出的问题：赵树理为什么会把那样一个令人悲忿的事件写成这样一个充满了喜剧色彩的小说？教授说：赵树理是为了表现解放区的新的人物、新的气象和新的生活。教授说，那正是解放区文学的特点。学生又问：不是说赵树理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吗？现实主义为什么会这样来处理素材呢？教授想了一会儿，回答说：象赵树理这样的现实主义就是这样处理题材的。

通过《小二黑结婚》这篇小说与生活原型的大相径庭，也就可以知道那时候的一些关于爱情的小说，与真实的现实是有着多么远的距离！

第二种模式也是自由恋爱，但不是因为有什么人阻挠，而是

经过一些无伤大雅的小曲折或者小误会，但这些曲折或者误会，却恰恰是主人公心灵美的展现，于是，男女主人公终于结了婚，用童话结尾的套路来说，就是“从此以后他们过着幸福的生活”！我们把这种模式叫做“春生小青式”。

这种模式的代表作是马烽的《结婚》。

好在这篇小说不是很长，我们可以抄一些：

清水庄青年团支部书记田春生，一夜醒来四次，急着要到区上领结婚证。

他的对象叫杨小青，是离清水庄20里地的柳林村劳动英雄杨有万的闺女。两人是去年春节全区剧团汇演时认识的，以后常有书来信往，很快就成功了。两家的大人听了也都很高兴，都催着快快办这喜事。可是这喜事已经闹上了够一年，到如今还没有办成。去年夏收以后，本来说好要结婚的，却因小青要参加县里的“妇幼卫生训练班”而搁下了。过了旧历年，春耕准备开始，春生是团支部书记，任务是领导青年加紧生产，工作一大堆，结婚的事连想也顾不上想。春耕结束，架不住两家大人的左催右劝，两人约好今天到区公所碰头，不见不散。

春生边走边想，小青这时也正往区上走咧，用不了晌午头，两个在那鲜红的结婚证上把手印一按……他不由地偷偷地笑了起来。正在这时……

我们读到这里时，会猜到下面会写些什么吗？

对了，他们一定不会非常顺利地办好结婚证，这中间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总之，春生边走边想象着美好的结婚，自个儿悄悄地乐着，突然，前边一辆运送群众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慰

问品的马车陷在了泥泞里，“春生一听也急了，这是群众慰劳志愿军的礼物，是30万人民的心，也有他和小青的一份，可别误事。”于是他和赶车人一起把货下了下来，把车拉出了泥泞，又把货装上去，这才又往区里走。他心里急了起来，他想小青一定早已经到区上，“等不急，又该抱怨他啦！他恨不得长个翅膀飞到百合镇。”但是，且慢，事情不会这么顺利的，一定还会遇到什么的。果然，一个正在破坏电话线的特务被群众发现了，正在追赶着。春生又加入了追特务的行列，与特务搏斗，被特务咬坏了耳朵，当然特务也被抓住了。但春生身上的衣服也湿了，血流得“崭新的小白褂被染红了一片”，当大家都在议论把特务送到区上去时，他才想起自己的事。于是一口气跑到区公所。

我们再来猜一猜，这时候他和小青会发生一点什么事？

当他气喘吁吁地跑进区公所时，没有看到小青的身影，于是大呼小叫起来：“柳林村的一个女的，叫杨小青的，来过没有？”区上的人告诉他还没有来，他急了，以为她一定又有什么变故了，结不成婚了。杨小青没有来，也一定在路上遇到什么事了。当她也是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地跑来时，一看到他就说：“一定等急了吧？我一早起来刚要走，凑巧有一个妇女要生小孩，我去接生，好容易才弄完……”

两人知道对方都迟到了，而且都是“为了人民的事耽搁了”，于是小青“按捺不住她的热情，一下子就扑过来拉住春生的手，半天说不出话来，可是她那双大眼睛好像说：‘你真可爱啊！’”

这样的模式非常的轻松，小小的曲折不过是一些助兴的噱头。许多年以后有一些激烈的批评家把这样的小说称之为伪现实主义，我们在这里不去评论这些小说是不是粉饰现实，我们感兴趣的只是在这样轻松的气氛之下的另外一些真实的东西。

在宣传新中国的第一部《婚姻法》的热潮中，又出现了另外的一种模式，这种可以叫做“刘巧儿式”。当时有一出有名的评

剧就叫《刘巧儿》，说的就是一个农村姑娘爱上同是农村青年的劳动模范，但是他们的婚姻却受到了各个方面的阻挠，特别是刘巧儿的父亲的反对。但是，刘巧儿凭着她的爱同时又是凭着一部《婚姻法》，战胜了各种各样的阻挠，与她所爱的人结成了伴侣。

我们之所以提到这样一出编造痕迹十分明显的戏剧，是因为这出剧的意义在于，在中国的文艺作品中出现了人们用法律来维护自己权利的人物，尽管它只是一种图解和概念的演绎。

在上面提到的这样一些文艺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点什么呢？

第一，这样的作品大多是对现实生活进行了“必要的”深化，作了“典型化”的处理。作品给我们描绘的一副充满了田园牧歌一样的诗的意境，一个令人向往的美好世界。我们也可以从里边看到一些现实生活中的阴影，但是，在这些文艺作品中，这些阴影是微不足道的，可以有各种方法来加以破除。最难的是《刘巧儿》一剧中的问题是父母的阻挠，中国人是最讲孝道的民族，要是不能尽孝道，也必须是为了国家尽忠。刘巧儿们并不是为了国家的忠，而是为了一个男人！那么再有理也会没有理的。但是，我们有一个崭新的法律，一部《婚姻法》，于是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了。至于其他模式中的问题那简直就只是一些逗乐的小事。赵树理的《登记》，也是受到了一些有着封建思想的人们和有着极大的私心的村民事主任（想把艾艾说给他自己的外甥）的阻挠，王助理员犯官僚主义，听人说艾艾名声不好，就不给她开结婚证。但同样是有了《婚姻法》就可以解决。但我们这里要说的“伪现实主义”。有人在解说赵树理的《登记》时写道：

《登记》与赵树理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堪称“姐妹篇”，而它所提示的社会矛盾和蕴含的时代内容，却比《小二黑结婚》又深了一步。小说敏锐地指出，在

新的社会条件下农村青年自由恋爱的阻力，已不是像《小二黑结婚》中所描写的那样，来自混进人民政权中的恶霸势力和新政权中的官僚主义。由于主人公是在一种全新的时代，一个全新了的解放了的农村，新政权颁布的《婚姻法》保护着青年男女的婚姻自由，艾艾与小晚的恋爱，获得了美满的结局。小说揭示了争取妇女的真正解放，反对封建残余思想和用社会主义新思想教育农民的重要意义。

这里说的全新的农村，在这个时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这里说的美满的结局，是不是有着普遍性呢？我们是相信《登记》还是相信《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里所描写的现实呢？这真叫后来的人们为难。我们所知道的是，这样的作品是用典型化的原则创作出来的。

第二，男男女女都是一些好得不得了的人。他们总是在劳动中产生爱情，而爱情在他们的生活中总是只占一个小小的角落，他们要做的其他的事总是比他们的爱情重要得多。看春生和小青，他们为了工作一次次地推迟了结婚，在大人们的无数次的催促之下，他们终于到区公所登记去了。但是，两个人却又都迟到了，原因就是他们都在忙别的，而且都是在为“比结婚更为重要”的事。唯有如此，小青才会用她的那双大眼睛说：“你真可爱啊！”

方之的《在泉边》也是这样一篇作品。里边写了一个被人们叫做“小铁牛”的男青年和一个被叫做“刺猬姑娘”的爱情故事。小铁牛 14 岁的时候就加入了青年团，积极地闹土改，这时又积极地报名参了军。而刺猬姑娘也是一个很有觉悟的人，她说：“别看我们姑娘没法应征，觉悟比你们还要高一大截子！”这样两个青年男女的爱情自然纯而又纯了。

第三，这些男女们的爱情过程都非常简单。作家们在描绘男女主人公们的爱情时，大多一带而过。而不想再去做一点细腻的描写。比如我们在上面抄的马烽的《结婚》，关于春生和小青的恋爱过程就只有那么干巴巴的一句话：“两人是去年春节全区剧团汇演时认识的，以后常有书来信往，很快就成功了。”赵树理的有名的《登记》，也是这样一两句就算是交代了：“艾艾今年（1950年）19岁了，正和庄上名叫小晚的青年搞恋爱。”

《在泉边》写到两个青年的爱情时，要稍稍多了一些曲折，但也仅限于男青年主动一点，多找了几次姑娘，而又有了另一个觉悟不太高的青年混在中间。

第四，问题的解决都是非常轻而易举的，并且得到充分圆满的结局。

《登记》里的艾艾和小晚在有着封建思想的人们和有着官僚主义私心杂念的民事主任、助理员的干扰下，一直不能登记结婚，但是，《婚姻法》一公布，一切问题都就解决了。艾艾由此说了一番话：“大家不是都知道我的声名不正吗？这怨谁？谁不叫我们两个人结婚就怨谁，要是早一年结婚，不是早就正了吗？大家都会说：‘男女婚姻自由’，咱们村里谁自主过？有没有一个不是父母主婚？”区委书记也给人们讲了一套道理：“群众说你们声名不正，那是因为他们头脑里有封建思想，以后大家要慢慢去掉，村主任因为想给他外甥介绍，就不给你们写介绍信，那是他干涉婚姻。王助理员迟迟不发结婚证，那叫官僚主义不肯用脑子。中央人民政府的《婚姻法》公布以后，我们共产党全党保证执行。”刘巧儿也是一样的，只要《婚姻法》一出来，问题就解决了。过去的一切阻力全都如同烈日下的薄霜，消失得无踪无影了。而且所有的人物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教育，思想大大地提高了一截。

勿庸怀疑，自从解放以后，中国的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但是，人们的思想并没有随着旧政权的倒塌而彻底变化。文艺作品给我们描述的这样一幅美好的图画当然会出现的，但决不是在50年代。

2、还是农村——爱是残酷的

在50年代初，中国农村青年的爱情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现在有理由相信，决不完全是前一节中提到的文艺作品中写的那样美好。我们在前边说过，农村是一个封闭着的、充满着保守思想的封建思想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人们看得最为严重的事就是男女之间的事了。

同一个村子的男女多是不相往来的，就是交往，也仅仅限于一般的往来，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们是决不敢想到“爱”什么的。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农村青年就没有爱情了。只要是人，都会有一种自然的爱在心底里产生的，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爱在不同层次的人那里有不同的表现，这是不用我们在这里多说的。我们要说的是，在这个时候的农村，自由恋爱往往伴随着悲剧！

1952年11月的一个晚上，满天的繁星，满地的白霜，川北某山区的一个偏僻的山村里，静得如同远古一样的夜里，一切生物都仿佛不存在了。远离村落的山坡下有两间草屋，像蹲在晃沓里避风的流浪汉。

那木板门轻轻地响了一下，一个男人的头伸了出来，他仿佛迟疑了一会儿，才慢慢地出了门，急急地向下边的泛着灰白的小路上走去。他的身后，那木板门又发出了呻吟一样的响声，关上了。里边，一个少妇躺在床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她的身旁一个5岁左右的孩子熟睡着。

突然，山坡下传来一阵狗的狂吠声，少妇猛地坐了起来，担心地倾听着山坡下的动静，暗夜中，她的眼睛因为害怕而显得格外的大。好一阵，下边狗的叫声渐渐地消失在无垠的夜空中了，她这才真正地松了一口气，躺了下去，她觉得脸上一阵阵地热，而身上却冷得抖了起来。她拉过破旧的已经露出了棉絮的被子，仔细地给孩子盖上，摸着孩子的脸，她的泪流了下来，她无声地抽泣着……

她姓詹，这一年刚刚 26 岁。她的丈夫姓陈，是这个汪姓小山村里面的一个外姓人家，前年，她的丈夫生了一场大病，因为缺医少药，拖了几个月后，扔下孤儿寡妻死了。

因为共产党来了，给所有的穷人都分了田地，在这里有了田地后，这里就成了她的永久居住地了，她成了这个山村的正式居民。但是因为她是外姓，又因为丈夫死了，家里没个男人作主，村子里的汪姓总是或明或暗地排斥着她。她一个妇人，怎么在这里活下去？倒是也有人来劝她改嫁的事。别说现在解放了，过去寡妇改嫁就算丢人，但为了养活儿子，也还是可以让人容忍的。而且汪家的人们都希望她改嫁的。因为汪家的人们总觉得有一个死了男人的外姓寡妇作为村子里的正式居民，就有一种不吉祥的味道，说不定哪一天就会给这个山村带来什么灾祸。但是，没有老婆的男人都只想要老婆，不想再养一个拖油瓶。她的儿子怎么办？一时没有合适的男人，所以，这事也就拖了下来。

山坡下汪姓大院里的汪余福是丈夫活着时少有的说得拢的朋友。丈夫死后，他也时常来帮着做点田地里的下力活，去年插秧打谷全靠了汪余福，才有了这一年的粮食丰收，卖了公粮、爱国粮，交了土地税，都还剩那么多。这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过去给汪家的地主做佃户，每年能有现在这样一半的粮食就是好年辰了。詹寡妇知道，这都是共产党来了的原因。

上个月一个媒人又来给她提亲了。那天，她在山坡上砍青杠

树，准备烧成过冬的木炭，同往常一样，汪余福不一会就上坡来了。凡是她做气力活时，他总是来帮她的。他默默地挥着砍刀，一棵又一棵碗口粗的青杠树倒在了地上。她的丈夫曾说过，穷人就要像这青杠树一样，今年砍了明年又长起来，几年时间，又是一棵可以烧炭的材了。现在，她看着身边的这个人，心里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她说不定明年就不在这里了，因为媒人说了的，那边那个男人说好了，只要她人好，他是不在乎她把儿子带过去。所以，她已经托媒婆传话过去，说只要他不嫌弃她带儿子过来，以后对她的儿子好一点，她就是给他做牛做马也心甘。想到这里，她叫汪余福歇一会，她要把这事对他说。汪余福是一个不太说话的人，干起活来像牛一样，不叫他歇，他就一直干下去。

汪余福坐下来，抹了一把汗。过去丈夫在的时候，他也是这个样子，他和丈夫有时候也一起去赶场，喝几口酒，然后红着脸回来。现在，他坐在那儿，望着远处山上的茅草屋出神。

她坐在离他不远的一块草地上，儿子这时追逐一只秋天的蝴蝶，跑到林子那一边去了。她给他倒了一碗老荫茶，说：“汪家兄弟，明年，我就不再麻烦你了。”

他的头低了下去。但很快就抬起来，两眼看着她，那眼中发出一种异样的光彩。她心里一动，仿佛是这时才发现，这位丈夫生前的好朋友到现在还是单身一人！她的心里闪动了一下。他站立起来，说：“你，你真的就要走？”

她的头有一点眩晕的感觉，软软地说：“我不走咋办……”

他拉了拉她的衣衫角，突然说一句：“嫁给我……”

她的头晕得更厉害了，脚已经站不稳。她还是挣扎着虚弱地说：“不行的，又没有媒人来说过……”

他一下子抱住了她，什么也没有说就把她按在了草地上。她开始挣扎着，抵抗着，但是，她奇怪地发现她竟然没有喊出声，